

美的生活

[法]德塞兹哈尼 著 洪 越 王恒立 金 临 译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美的生活

[法]德塞兹哈尼著

洪 越 王恒立 金 临 译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毛 羽
责任校对：钱锦生 华 昀
责任出版：姚银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的生活/ (法) 德塞兹哈尼著; 洪越, 金临, 王恒立译.
杭州: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-7-81083-838-2

I. 美… II. ①德…②洪…③金…④王… III. 艺术史—
研究—世界 IV. J11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5873 号

美的生活

洪 越 王恒立 金 临 译

出 品 人：傅新生

出版发行：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地 址：中国·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/邮政编码：310002

网 址：www.caapress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制 版：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：7.375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：175 千

印 数：0001—1000

ISBN 978-7-81083-838-2

定 价：36.00 元

译者序

最初,三篇《美的信仰》文章,发表在 *Révue des Deux Mondes* 上,以后又陆陆续续地集结成册出版,使我相信,很多的法国人都曾阅读过这本书。读这本书的人,也许已经是一群,属于路斯金的信徒和崇拜者,或已经是在日常生活中,领略到他的思想力量的人们,这些人他们若是想在这本书里——这本由 M. De La Sizeranne 对路斯金先哲的学术成就,绘声绘色的研究中——找到任何新的或原创观点的话,那他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失望,但是,我希望 M. De La Sizeranne 这本书至少能吸引他们,以及其他一些关注他作为当代散文风格主义大家之一的人群,看他作为一位对英语国家艺术问题,探讨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,是怎样给外国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。运用他的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批评意识, M. De La Sizeranne 对路斯金学术的基本思想,做出简洁明了、内容紧凑的论述。如果我翻译的文章,可以给那些自身没有机会,或闲暇时间去全面研究他作品的人们,一个关于《近代画家》作者的学术和信仰的清晰概念,我将感到十分欣慰。当我们急切地想要分辨,吸引我们的东西时,处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判断,就是宝贵的;甚至即使事实上,路斯金也像 Carlyle 一样,记录下的是一个

快速死去的时代和一代人,也使我们更有理由,从他所处的时代和角度,把一种将形式、颜色,或透视看成一个整体而非独立的部分,在欣赏的背景里来研究他的作品,毫无疑问,每一个人都承认是路斯金的一个崇拜者,但是,我不认为,至今大家都普遍接受的,他的那些大多数看来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教义,也是他美的信仰的逻辑结果,并且毋庸置疑的是,长期以来他所坚持不懈的支持的路线,如今已经显现出进步的征兆。曾经有人问过我,美的信仰是什么,答案就在这些书中,美的信仰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,应该是一样的,它不是一种信仰的替代品,相反,它是对自我主义、物质主义的和全球化进步的一种抗议,事实上,它就是由 Igdrasil 或上天之信仰这棵世界之树所产生的分支。它教育我们,自然界的美是重要的,因为它是上天的爱和大地的力量表达;它教育我们,没有真理的地方是不可能艺术和生活的,并且对于每日责任的事务,上帝的戒律就如是一首伟大的德国诗歌表达的——Im Ganzen, Guten, Schönen, Resolut zu lebe.

M. A. A. GALLOWAY.

1899.



序言

几年以前，三月份的第七个日子，一个属于圣托马斯 Aquinas 狂欢的民间节日，我在佛罗伦萨。那里最负盛名的多明我会的教堂，圣·玛丽亚 Novella 修道院里都有一些 Taddeo Gaddi 和 Simone Memmi 的壁画，描绘了圣托马斯的胜利，围绕在圣托马斯周围的是他的红衣法会，七个天国和人间的故事。什么是最好的节日，是去尝试或加入到圣托马斯对人类思想教育的那种领悟吗？而且，那个早上，太阳耀眼的光芒碰巧落在“百合之城”的教堂穹顶上，并且，如果在一些壁画中，想要分辨一些面孔，那么太阳的照耀就是一个必需的东西，或是十二使徒或是寓言的动物，或是上天的圣犬正撕裂异端的群狼，或是来自 Boethius 智者，装扮成麻风病人的样子，有些面孔甚至可以追溯到 Tubalcain 时代，再没有比他们长得更像猩猩的了。

希望一个人待着，很早九点钟，我发现了一个荒废的修道院。清新的早晨和这个地方修道院的特有的宁静，使它成为一个迷人的度假胜地。然而越凋零却越生长，沿着古老的十四世纪的拱生长的，草藤越发显出绿来。为了不打扰我的平静和也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口袋，圣器保管员已经用数个门闩关闭了大门。漫长的寂

静伴随着教堂不时发出的钟声……

因为时间不多，我一个人沿着墓碑前的道路四处溜达，墓碑前有 Chiostrì Verdi 为穗做装饰，当我快走到西班牙教堂的时候，一种轻柔的声音忽上忽下灌进我的耳朵，就像在祈祷声中，念和读出的喃喃的低语声。我蠢蠢欲动吗？突然在一片亮影之中，我注意到一些少女般青春的身影、有着 Giottesque 般的侧影、带着水手帽的和小白色头巾的轮廓，在她们的手上，都持有一束束含羞草。她们一起聚集在《Triumph of St. Thomas Aquinas》之前，其中的一个正在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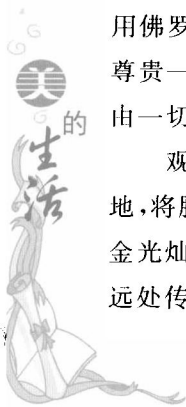
“Optavi et datus est mihi sensus,
Invocavi et venit in me spiritus sapientiæ,
Et praeposui illam regnis et sedibus.”

接着，声音继续用英语说道：

“我祈祷，智慧的精神眷顾我……智慧的个人力量；将我们原初最伟大的祷告堂奉献给(Θεοία)和圣索菲亚，更高的智慧由她的存在来掌管，人世间一切的行为由她来指引，所有尘世的艺术，佛罗伦萨会告诉你，只有通过她的祈祷才能获得。”

她读了一些时间，从对人类思想修行的必要性雄辩的归纳转到，在壁画中对手、这个头发或那个有名人物最精确的观察，感到他们修整过的地方是没有的，研究她们的姿势和布的褶纹，然后用佛罗伦萨普通老百姓过激的手势，显出宁静的气氛和雄辩家的尊贵——“他们尝试着将他们的手指变成嘴唇”，疯狂地希望“任由一切人世或上天所能发出的呐喊来支配”。

观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朗诵，像普鲁士士兵的队列一样精确地，将脸朝向这个或那个画中的人像，跟随着手中小小的鲜红色、金光灿灿的书的指引。有时，他们用平缓的声音祷告祈求；听到远处传来模糊不清的教堂管风琴奏出的音乐，鲜花上淡淡的香气



就像仪式上用的香，在空气中传播，并且一道道阳光之矛刺透了它，金色倾斜的含羞草，像细蜡烛照亮了他们中间。我注意到，朝圣者伫立在那些西班牙使者非常阴森的墓碑石板前，正是他们命名了这座教堂，他们正在说的话，像来自昔日的尘埃里的一束鲜花。然而，这本书说了什么？什么是这个未被人知晓的礼拜仪式？这个美的信仰的牧师是谁？圣器保管员回过身来，低声地说着一个名字——路斯金。

又过了几年，在伦敦参加完一个经济学家的代表大会之后，我在哥特式画室的其中一处休息，这里有一种让人舒适的庄重，一种不必牺牲安逸也能得到的品位。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机器时代所带来的人为的加工和改变，尤其是从前被看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纺织品和刺绣作品，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财产，自然比如今更为经久耐用。据说，今天机器制造的织物不牢固，“例如，像这些小小的餐巾，”——参加会议的来宾中的某一位说（不用说，此时我们正喝茶），——“但是，”我们的女主人回答，“你忘记了这是 Langdale 的日常织品。”——房子的主人：“我的大衣”，“是用圣乔治公社的衣服制的”。此言一出，大家都信服。

到那时，我才第一次听说在威斯特摩兰郡有一个漂亮的小村庄，织线穿梭在我们老祖母的老式纺车轮上，并手工地，通过老式的织布机把布匹织成衣服。这个人力制作的织物，价钱为一码两到六个先令，他们把衣服出售所赚的钱放入银行，年末再把赢利发放到工人们的手上。所有的家庭日常织品都在那里生产；经济学家，我主人的大衣是在人类岛的莱科丝圣乔治加工厂制版、纺和织的。加工厂运转，仅靠水的自然的冲刷来辅助人工。而且这些织物的颜色不会褪，因为不用染，它们是岛上黑色绵羊身上的自然颜色。许多英国太太的东西是那里出产的，因为这些面料非常经久耐用，它们是在绿树环绕、绿野满地的环境里，而不是在烟

雾弥漫、噪音四起和满眼丑陋的机器的环境中生产的，它们是对本世纪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运动的一种蔑视。当我问起谁是这个协会的创建人，谁是那个 Titan（领头人），那个疯子，想通过这样做，使时光倒流时，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名字：与我在佛罗伦萨 Chiostrì Verdi 听到的一样的名字——路斯金。

这就是这位伟大人物，他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，与我们隔海相望，他在英国人民心里占据着如此巨大的地位，他可以将先哲们的美学思想来改变他们的思想，并使这种事实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倒退的思想渗透到生活中，时尚、经济甚至服装和观念的各个方面。四十四年前，他初出茅庐，满腹经纶，卷进一个激烈的争论之中并因此而迅速出名；从那以后，他身兼三重身份：作家、演说家和乡村工业的推崇者，身先士卒地宣扬美、道义和社会改良的三重教义，或者，也可以说，是宣扬阳光之下的任何一个主题，同时他的语录，被虔诚的小心的男男女女的信徒们，当做殉道者滴下的血液一样收集起来。他的著作，虽然往往价格不菲，却仍然被大量地印刷出版，并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关于自然、艺术和生活的种种思想在大不列颠广泛地传播开来，而那些盗印的版本更将他的思想播种到甚至是更遥远的西部。由于这一美学上的大胆创新，作者每年因此而获得的收益达到了四千英镑。这些钱，自然就被用在了他所梦寐以求的社会革新上了。在伦敦、伯明翰、曼彻斯特、格拉斯哥，人们甚至建立起了路斯金的读书社团，讨论路斯金的观点，并在杂志上发表，这是一本由伦敦传到国外的、特别的定期刊物——《路斯金之家》。同时，艺术家已经开始致力于为他塑像，作家们则有些为他书写传记，虽然他还活着，有些详细地阐述他的教义，尽管有些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完成，另外的从他《路斯金主义者》、《生日书》、《博物馆指南》，以及有关颁奖仪式的书中摘录出选集，在（英格兰西北部的）湖区的铁路时刻



表上：“路斯金教授的屋子”就在不远处看得见的树林里——这句话已登上小旅馆的广告；同时，罢工期间，来自这位伟大的美学家书本上的段落，也被大家积极地拿来探讨。而在另一边，Mr. Frederick Harrison 形容他是“在世的最聪明天才，是仍然活在我们中间的最振奋人心的灵魂”；不久前，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长在学校的典礼上对女生们郑重地说，因为有了路斯金的著作，十九世纪才将被载入史册。

这个人是谁？他有哪些作品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除去满足人人都有纯粹的好奇心和兴趣，对于将来艺术的历史也是举足轻重的。三十五年前，M. Milsand 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杰出论著，但是因为那时的路斯金先生仅完成了他著作的三分之一，他的生命的旅程才刚过半，所展露的也仅仅是他思想的一个方面。因此，我下定了决心，要做出一些更深入的探索。在我看来，为了实现我的目标，我不仅仅要阅读和研究这些最了解他的人，尤其是他最青睐的徒弟 Mr. W. G. Collingwood。因此，我必须追溯到整个欧洲和美学历史的发展道路来，寻找他所留下的足迹。在瑞士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、亚眠、莱茵河和亚诺河的河岸上，他工作过的每个地方，之后我也曾去工作过，时常，我在他为了他的理论和范例书写草稿的地方，同样地书写着。在他等待晨曦的地方，同样地等待着，不停地捕捉，捕捉他那永垂不朽却又转瞬即逝的思想的影子。然而好些年，我都没有动笔，直到我感觉他的学术体系已经了然于心，而不再是混沌一片，就像那些他爱之又深的阿尔卑斯山时。当你身处其中时，一切都是混沌；慢慢地，当我们渐行渐远后，他们开始变得连绵不绝，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，只剩下“一片微蓝”，即便如此，“它仍是它”。

目 录

译者序	1
序言	3
第一部分 路斯金的个性	
第一章 沉思	3
第二章 行动	20
第三章 态度	34
第二部分 路斯金的语录	
引言	57
第一章 分析	59
第二章 意象	72
第三章 激情	85
第四章 现代精神	100
第三部分 路斯金的美学思想和社会思想	
引言	111

第一章 自然	113
1	113
2	120
3	128
第二章 艺术	136
1	136
2	147
3	159
4	166
第三章 生活	176
1	176
2	180
3	193
4	203
后记	220

第一部分

路斯金的个性

第一章 沉思

一八八三年，夏日的一个晚上，看守沙夫豪森（Schaffhausen）[瑞士北部的一个小镇]城的守门人，被一阵马车声惊醒。在晚到的赶车者再三的恳求下，守门人闷闷不乐地开了城门，刚打开了一半，马车便匆匆忙忙地擦着守门人身子冲进城去，车灯也被撞碎了；一进城，马车便立即消失在夜色中。之后，马车来到一家小客栈，在门前停下，一个仆人先从车上下来，车上载有一位英国先生和他的妻子，一个小女孩，和一个十四岁男孩，加上一个女仆。他们进去不久，便在自己的房间安顿了下来。因为，次日就是星期天，他们不得不起早，第二天去教堂。

这个小客栈的伙计，在来客登记册上写下的名字，是再也普通不过的人名。至于，从引导萨尔瓦多那里得到的，关于新的房客的消息，也无甚特别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这位先生就是大家谈论得很多的约翰·詹姆斯·路斯金先生，他的姓名已写在比利特（Billiter）街集市的铜牌上，作为路斯金·特尔福·多麦克公司（Telford & Domecq）的招牌，约翰·詹姆斯·路斯金先生是他那个时代最大，的雪利酒供应商之一，并且也是他的国家最诚实守信的批发商中的一个，人们一定会吃惊不小。陪伴他的是他的妻

子内·玛格丽特·考克斯(Margaret Cox)小姐,男孩则是他的独生子——约翰,小女孩玛丽是他们的的外甥女——双亲亡故,政治上他们都是托利党(Tory)和英王詹姆斯二世(Jacobite)[于1688年退位]的拥护者,并且都是虔诚的信徒,所说的这些基本的事实,看上去似乎与艺术的历史关联不太大。不过,还得进一步说明的是,这个家庭有些不合群,他们自己完全投身于对美的思考和崇拜,同时,对美的热爱,也是这一家人最主要的一个特点。

毫无疑问,要是城里的商人知道约翰·詹姆斯·路斯金,除了精于理财,及时付账,善于品评雪利酒之外,还怀有艺术家的满腔抱负的话,一定会吃惊不小。但事实上是,约翰·詹姆斯·路斯金一旦回到他自己的家里,他立刻就变成一个热情而富有想象力的人,并沉浸于他的水彩画创作中,或开始阅读沃特·斯克特(Walter Scott)[1771—1832,英国作家]一些新的作品,和莎士比亚(Shakespeare)[1564—1616,英国剧作家、诗人]的一些老的文章,并且还用有节奏和充满激情的声音,对着妻子和儿子大声地朗诵。过去的很多年,在晚间,人们时常会发现他弯着腰,看普罗特(Prout)[英国画家,以画水彩而著名]和透纳(Turner)[William Turner,1775—1851,英国的著名风景画家,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]的版画,或是在灯光下打开瑞士和意大利的地图,在自己的心里想那些,他当时还无法实现的旅行的目的地,去寻找那一片土地,那一片白茫茫的群山,与蓝蓝的静谧波浪。

路斯金夫人见此情景,总是能用她具有说服力的口才,重新唤起路斯金先生,去盘算那个有利可图的东西,正是这些东西,英国人很乐意看成是他们的责任。路斯金夫人最初是路斯金先生的一个表亲,大路斯金先生四岁。他们从小青梅竹马,对路斯金先生来说,娶她就是上天的一种安排。她就是他所需要的善良妻子。路斯金告诉她该做什么,并且和她约定,等到他们家庭的债



务还清,生意得到稳固发展,拨云见日的那一天,再同她结婚。在等待了九年之后,终于在一个夜晚,他们注意到自己账户上,有了贷款余额,约翰·詹姆斯·路斯金先生感到心中有了指示。他们在晚餐之后,两个年轻人举行了婚礼,而且非常地低调,只是在下一天,当他们俩一起准备离开,去爱丁堡的时候,才被几个仆人发现。就是这样一个冷漠和敏感奇怪的组合物——罗曼蒂克似的忠诚和务实的认同——使路斯金先生在同行中间,突显出他的清晰个性,使路斯金能够偿还父亲留下的所有的债务,从而挽救了他家庭的名誉,并且,还留给儿子二十万英镑,以及他对大自然的崇拜。在往后的日子里,这种精神也成为这位伟大作家的最显著的标志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,大自然就像出现在假日里的女王,只是偶尔为大家见到。路斯金去看她,通常是在克罗伊登(Croydon)探望她的姨母的时候,那儿的风景非常漂亮,以至于他一看见,便对着母亲大叫,把母亲吓了一跳。像似他的眼睛要飞出来,——或是在珀斯(Perth),那里的庄园一直延伸到,使他最初心醉神迷的泰(Tay)[英国,苏格兰中部]河。然而,伦敦雾的黑色窗帘,总是会再次落下,遮挡住这些美景。后来,当他的父母离开这座城市去乡间,在赫那山(Herne)的萨里(Surrey)[萨里郡,英国南部郡名]山坡边上定居的时候,他才又有了机会,开始进一步地了解越来越多的,这种静止的美。从他父亲卧室的窗户一边,可以看到起伏的肥沃绿色草地和森林地区,不少的住宅零星分布在其中。在他的前方,另一边,他的眼睛可以漫游整个伦敦,甚至更远的温莎(Windsor)[英国城市]和哈罗(Harrow)[英国伦敦西北面的一个市镇]地区。他们那朴素而舒适的房子,被一个花园围绕着,斜坡上满是修剪好的樱桃树和桑树的草坪,“用迷幻般、华丽的丰富水果题材来装饰;新鲜的绿色,柔滑的琥珀,粗糙的、竖起的、绯红